

中庸通義

北流陳

柱著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見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柱謹按：率，鄭玄注；「循也。」循其性之謂道，則以人性本善也。修，鄭玄注「治也。」治其道之謂教，則物感受其教化也。就其實而言之，則謂之性；就其體而言之，則謂之道；就其用而言之，則謂之教。戒懼恐懼，修道之工夫，所以率性也。位天地，育萬物，修道之事也。所以廣教也。禮運曰：「人者具

中庸通義

所以率性也。位天地，育萬物，修道之事也。所以廣教也。禮運曰：「人者具此之德，天之秀，夫無不善，擴而充之，无不可以位天地，育萬物者。故何書曰：『天工人其代之。』禮運又曰：『人者天地之心也。』

中庸注

然而天下之人，有小人，則又曷故哉？亦所修者異耳。修之時，道存則盡己之性，以盡人之性，盡人之性，以盡物之性，故其性存。道亡則賊物之性，以賊人之性，賊人之性

陳柱 撰
黃海棠 點校

中庸通義
中庸注參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庸通義 中庸注參 / 陳柱著. —上海: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1. 6
(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)
ISBN 978-7-5617-8748-9

I. ①中… II. ①陳… III. ①儒家②中庸-
注釋 IV. ①B222. 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122724號

歷代文史要籍注釋選刊

中庸通義 中庸注參

著 者 陳 柱
點 校 者 黃海棠
項目編輯 方學毅
裝幀設計 勞 韜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850×1168 32開
印 張 4.125
字 數 80千字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8748-9/I·780
定 價 16.00元
出 版 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自叙

《中庸通義》者，句漏陳子之所著也，生乎今之世，志慮古之道，痛亂世之末流，懼父子之相食，故發憤而作此；所以辨邪正，崇聖學，維人道者也。既畢業，召諸生而誨之，曰：「孔聖之道在乎中庸，中庸之本在乎慎獨，女知之虛？」對曰：「生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雖然，願聞焉。」陳子曰：「居，吾語女。昔揚子不云虛？天下有三門，由于情欲，入自禽門；由于禮義，入自人門；由于獨知，入自聖門。揚子《法言·修身篇》。此三門者，並建吾前，惟吾所入，差以豪釐，繆以千里者也。夫在明則敬，在玄則肆，此衆人也。若是者，豈而入于人門焉，豈而入于禽門焉；行之既久，習之既竺，則一人于禽門，而不能出矣。聖人懼其然也，故超然獨知；戒慎乎其所不見，恐懼乎其所聞，不爲不見改操，不爲不問易節；雖獨居一室，弗慚其景；孤眠一榻，不媿厥衾。夫然，故精誠在躬，而中和自致；神明在心，而穢惡不來矣。且吾聞之荀子：「天不言而人推高焉，地不言而人推厚焉，至其誠也。故君子

養心莫善于誠，不誠則不能獨，不獨則不能形。」以上《荀子·不苟篇》語。夫獨者形于外者也。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仁暴之分，繇于誠僞，誠僞之著，本乎隱微，自古以來，亡國敗家之禍，孰有不繇于隱微者哉？故曰：「爲不善于顯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誅之；爲不善于幽間之中者，鬼得而誅之。」可不慎乎？吾獨悲夫當今之世，聖人之學，鬱而不章；中庸之道，蕩焉將沒。人懷蹈莽之心，家尚淫僻之行。始則互相欺詐，謂世莫我知；終則恣欲自快，謂人無我何；繼則敗廉喪恥，覷然人面而禽心焉。烏虜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，此其亡國之妖孽乎？夫人者天地之心，萬物之靈也，今乃自入于禽門，豈非失天地之心，而逆天地之命也哉？夫逆父母之命者，父母得而誅之；天地于人，不啻父母，今逆天地之命，其能免于天地之誅邪？烏虜！可懼也哉。昔者春秋之世，中庸之道晦，孔子道而明之，至于戰國，七十子喪，中庸之道又晦，子思、孟子道而明之。漢承秦弊，中庸之道益晦，揚子道而明之。自是之后，綿綿連連，殆哉不絕如綫，至于今日，道之不行日久矣，世豈有能術孔子之教，繼孟揚之業者乎？鄙人何敢望焉，鄙人何敢望

焉？雖然，願與二三君子共勉旃。」則是述此編區區之意也已，諸生唯唯而退，爰書以爲叙。中華民國五年，北流陳柱柱尊父自叙于守玄閣。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見^①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柱謹按：率，鄭玄注：「循也。」循其性之謂道，則以人性本善也。修，鄭玄注：「治也。」治其道之謂教，則物咸受其教化也。就其質而言之，則謂之性；就其體而言之，則謂之道；就其用而言之，則謂之教。戒慎恐懼，修道之工夫，所以率性也；位天地，育萬物，修道之事業，所以廣教也。《禮運》曰：「人者具天地之德，五行之秀氣也。」夫然，故人性無不善，擴而充之，無不可以位天地，育萬物者。故《尚書》曰：「天工，人其代之。」《禮運》又曰：「人者天地之心也。」然而天下之人有聖人，有賢人，有愚人，有小人，則又曷故哉？亦所修者異耳。修之時義大矣哉。修則道存，不修則道亡。道存則盡己之性，以盡人之性，

^① 見，通行本作「睹」。

盡人之性，以盡物之性，故其性存；道亡則賊物之性，以賊人之性，賊人之性，以賊己之性，不道之人不愛物，即不愛人，即不愛己。故其性亡。其性存，故爲聖爲賢；其性亡，故爲禽爲獸。是故人有須臾之修其道，則須臾而爲賢聖，人有須臾之離其道，則須臾而爲禽獸。堯舜周孔，須臾之積也；桀紂操莽，須臾之積也。牛山之木雖美，日日而伐之，不知其盡也；太山之石雖堅，滴滴而雷之，不知其穿也。故君子見顯而修微，察見而慎隱。懼其去聖賢而趨于禽獸也。善乎近儒曾滌生之言也，曰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。」夫聖賢與禽獸，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。然卒不容表回躊躇于其間者，須臾易忽而易積也。嗟乎！聖賢邪？禽獸邪？微乎微哉！吾聞夫歷史學者之言曰：「太古之民噩噩爾，後世聖人教之以仁義禮知。」又聞夫人類學者之言曰：「人類之始猿猴之所進化也。」然則太古之民，其去禽獸也無幾耳。唯有聖賢人焉，教之以修其道而盡其性，故卓然有以異于禽獸，而進爲人。今世之人，其去禽獸也固已久矣，唯自離其道，而賊其性，故恣然自居于小人，而將降爲禽獸。聖人生乎千世之前，而逆知千世之後，必將有相率而爲禽獸者，故教學者以率性修道。夫不率性則亡道，不修道則失性，二者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。率性修道，莫先于養氣，養氣莫要于中和。《莊子》曰：「人大喜邪，毗于陽，大怒邪，毗于陰，陰陽並毗，四時不至，寒

暑之和不成。」此言喜怒哀樂不可以不中和也。然非夫中庸之道，惡足以語中和？

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反各本無「反」字，據王肅本增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子曰：「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鮮能久矣。」子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；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；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



子曰：「道其不行也夫！」

子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？舜好問，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？」

子曰：「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；人皆曰予知，擇乎中庸，而不能期月守也。」

子曰：「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」

子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柱謹按：中，古文作。見《中爵》。中者象物平分對折之處也，故「中」有平義，又作，見《頌敦》。象旂之正也，故「中」有正義；又作中，《說文》云：「下上通也。」故中有通義。庸，《說文》云：「用也，从庚用，用从中聲」，故「用」「庸」均有中義，惟中而后適于用也。故《莊子·齊物論》云：「庸也者用也，用也者通也，通也者得也。」惟用中而后可得于道也。故天地之道莫尚乎中。董子曰：「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，而止乎南方之中；陰之行始乎南方之中，而止虛北方之中。陰陽之道不同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，其所起皆必于中。」是天地用中之道也。聖人法天而行事，故聖人之道，亦莫尚乎中。故其于乾也，初九，九四，不及中者也，則或潛或躍；上九，九三，過虛中者也，則或悔或惕；九五，九二，得乎中者也，則或蜚或見。是聖人用中之道也。唯聖人用夫中，故無往而不中夫道。是故以之處物則平，以之爲己則正。既中且正，斯天下之情通矣。此虞舜所以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者也。然中庸之道必大知而后可者，非夫中庸之難行也，知者過之，而愚者不及也；非夫中庸之難明也，賢者過之，而不肖者不及也。夫惟大知斯能以天下之知爲知，能以天下之善爲善，又烏有過不及之病哉？且夫人爲天地之心，而處乎三才之中，則夫天地之生人，固無不得其中者，而卒有過與不及者，則守之道異耳。守之奈何？修道而已。

君子守之，君子之時中也；小人反之，小人之無忌憚也。無忌憚者，自棄者也。天下之患，莫患乎自棄。故曰「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費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」。傷哉言乎，何爲而不可哉？何爲而不可哉？

子路問強？子曰：「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；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強貌；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。國有道，不變色或作「塞」焉，強哉矯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？」

子曰：「索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爲之矣。」

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

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」

柱謹按：抑而強者，鄭玄注：「而之言女也，謂中國也。」余謂此乃指中庸之強而言。蓋南方之強，不及強者也；北方之強，過乎強者也；過與不及，皆不得乎剛柔之中。《左氏傳》

曰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」民受剛柔之中以爲命，則性無不善，故曰「天命之謂性」也。能循其性而行，則無過與不及之患，故曰「率性之謂道」也。率性乎要莫人時中^①，故聖之道莫尚乎時中，惟時中而後可以得中庸也。故孔子之于《象傳》也，言時者二十四卦，言中者三十卦。其於《象傳》，言時者六卦，言中者三十九卦，故曰「《易》者寡過之書，中庸之學」也。聖人之道在乎中庸，是以南北之強，皆亡取焉也。雖然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徒以柔自居，此其道雖偏于柔，要亦不失爲仁者，故曰「君子居之」；「衽金革，死而不厭」，務欲以剛勝人，此則行偏乎剛，常易流爲殘暴，故曰「強者居之」。若夫「和而不流」，則「嘉會足以合禮」矣；「中立而不倚」，則「利物足以和義」矣；「國有道，不變色」，則「禮仁足以畏仁」矣；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，則「貞固足以幹事」矣。此《易》之四德，乃中庸之強也。夫然，豈南北之強可得同日而語哉？若夫素隱行怪，以求後世之名，半塗而廢，自趨邪僻之路，斯又在南北強者之下矣。

柱又按：孔子言強，判乎南北，有旨哉其言之也。于是可以知風土之不同，其關於人之性情學術，殆如影響焉。漢翼少君有言曰：「北方之情，好也，好行貪狼；東方之情，怒也，

① 此句疑有脫誤。

怒行陰賊；南方之情，惡也，惡行廉貞；西方之情，喜也，喜行寬大；上方北與東也之情，樂也，樂行姦邪；下方之情，哀也，哀行公正。」此雖古今地理之變遷，略有不同，然而大氏可知也。嘗試而論之：北方風土嚴寒，故其人強盛，而其性亦剛烈；南方風土和暖，故其人柔弱，而其性亦溫柔。惟其性情之不同，故古來學說每分二派：一曰北派，一曰南派。北派尚剛，南派尚柔。墨子者集北派之大成者也。老子者集南派之大成者也。北派爲入世派，南派爲出世派。北派尊君，故爲有政府黨；南派尊己，故爲無政府黨。老子曰：「聖人死，大盜不止。」天地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」聖人即指君主而言。又曰：「將欲治民，必先愚之。」即指君主愚民之術。蓋惟其入世也，故欲藉政府以救世。惟其出世也，故欲去政府以棄世。惟其救世也，而必與世反抗，然爲政府之援，故能力行而無禍，故其道剛而益剛。惟其棄世也，雖無惡于世，然爲政府之敵，故不能力行以遂志，故其道柔而益柔。夫然，故北派主有爲，南派主無爲。有爲莫如義，故墨子尚義，故《耕柱篇》載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：「爲義孰爲大務？」墨子曰：「譬若築牆然，能實壤者實壤。能欣者欣，然後成牆也。爲義猶是也，能談辯者談辯，能說書者說書，能從事者從事，然後義成也。」《貴義篇》又曰：「萬事莫貴於義。今謂人曰：『子冠履而斷子之首足，子爲之乎？』必不爲，何故？則冠履不若首足之

貴也。爭一言以相殺，是義貴於身也。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。」是所謂「衽金革，死而不厭」者也。是「北方之強」也。無爲之道則反乎是，故老子賤義尚柔。故其言曰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」。又曰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。」又曰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」又曰：「善戰者不怒。」又曰：「我以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剛。」是所謂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」者也。是南方之強也。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佛學亦然。《智論》云：「如菩薩本身曾爲大力毒龍，若衆生在前，身力弱者，眼視便死，身力強者，氣噓乃死，此龍受一日一夜戒出家求靜，入于林樹間，思惟坐久，疲怠而卧，龍法若睡形狀如蛇，身有文章，七寶雜色。獵者見之，便驚喜言：如此希有難得之皮，獻上國王，以爲妝飾，不亦宜乎？便以杖按其頭，以刀剥皮。龍自思惟：我力如意，傾覆此國，其如反掌；此人小物，豈能困我！今以持戒故，不計此身，當從佛語，於是自忍，瞑目不視，閉氣絕息，憐愍此人，一心受剥，不生悔意。既失其皮，赤肉在地，時日大熱，宛轉土中，欲趣大水見諸小蟲，來食其身，爲護戒故，復不敢動，自思惟言：我今此身，以施諸蟲，爲佛道故，今以肉施，用充其身，後成佛時，當以法施，以益其心。如是誓已，身乾命終。生切利天，爾時毒龍釋迦文佛是；是時臘師，今調達等六師是也；諸小蟲者，初轉輪八方諸天得道者是。」此佛之「不報無道」也，是與老學相近。然以德報怨，至死不悔，其行義之勇，又與墨學相近，是佛學誠可謂兼老學之長者也。若夫孔子則生於北方，本屬北派，頗與墨子相同，故世皆稱孔墨。然其問禮於老子，嘆其猶龍，是又調和乎南北

派者也。故孔子之道莫尚乎中和，其刪訂六經，亦不外是而已。是孔子之學，固集南北之大成者也。然強者制人，柔弱者制於人，非夫大同之世，一切平等，則非剛強不足以自立，故孔子之道主剛強者爲多。故曰：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《禮》曰：「兄弟之讎，不與共國；父母之讎，不共載天。」魯莊公釋桓公之讎於齊，《春秋》譏之。此皆取乎剛強者也。此則地理使然，抑亦世運所不得不然者與？於戲！地理之關係於學術也如彼，世運之關係於學術也如此，世之有教民治民之責者，其審所尚哉。

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《詩》云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」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柱謹按：君子之道，謂中庸之道也。費者，明也，《楚辭·招魂》注：「費，光貌。」廣也，《荀子·勸學篇》：「地見其光。」劉台拱：「光，廣也。」隱者細也，《廣韻》匿也。《玉篇》天地位，萬物育，

此道之廣而難能者，故聖人亦所不能。天命之謂性，性道之善，人之所同也，故孺子入井^①，莫不有之怵惻隱之心，父母之仇，莫不起不共戴天之念，此道之細而易行者，故匹婦匹夫之不肖可以能行。修道之謂教，教化之行，聖人之責也。然以孔子之德，不能使匡人之不圍；孟子之賢，不能使臧倉之不毀。是道之匿而難明者，故聖人亦有所不知。雖然，聖人能率性修道，故能以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能，擴而充之以盡乎聖人之所不知不能。蓋聖人者，以聖人責己，以衆人責人。以聖人責己，故一人之飢，曰我飢之也；一人之寒，曰我寒之也。匹夫匹婦，有一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之溝中。此聖人之所憾也。以衆人責人，故人之憾與不憾，聖人不之計也。於戲！中庸之道費矣，隱矣，造端乎夫婦，則其小者天下莫能破也；察乎天地，則其大者天下莫能載也。其大者含元氣，其小者人無間，其高者出蒼天，其下者人黃泉，鳶之所蜚，魚之所躍，物之所至，道之所至也。道之所至，聖人所當盡也。聖人之所當盡者愈夥，故其不知不能者亦愈夥。然則聖人之所不知不能，乃聖人之所不知大能與？今之自號爲君子者，偶知一善，能一行，遂適適然自矜，以爲天下之美爲盡在己，而視天下若不足與，不知盡己以化人，而務絕人以尊己，而不知己之所

① 「井」，原作「井」，今改正。